



林太太的百乐宫

黄玉翠 著

群益堂

e5

林八太的百乐宫

黄玉翠 著

群益堂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30 000字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 000

ISBN 7—80540—033—4

I·29 定价：1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写的是解放前夕发生在江口市的一桩骇人听闻的大诈骗案。兴丰银行开张，各界名流、巨商富贾纷纷前来祝贺，寒暄声、道喜声、碰杯行令声不绝于耳。突然，赫赫有名的“世外园”主林八太的四少爷“袁”地一声倒地而毙。一场人命官司打得难解难分，最后以银行董事长华槐卿倾家荡产、银行易主、命丧九泉而告终。

为查明真相，华槐卿之女打入“百乐宫”，终于搞清“世外园”内幕，逼得林八太女婿抵命，林府财产赔尽，人员各自东西……但斗争并未结束，一场新的战斗又惊心动魄地展开。结局如何，请你展卷细读。

小说情节跌宕，扣人心弦，故事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强。

目 录

一	开张死人·····	1
二	林八太的百乐宫·····	16
三	华利小姐·····	38
四	一个鱼饵·····	54
五	她是表小姐·····	72
六	来了个“古董”·····	96
七	这里有鬼·····	107
八	疤穿见脓·····	120
九	红颜薄命·····	142
十	请君入瓮·····	158
十一	幽园惊魂·····	167
十二	半张照片·····	180
十三	人生何处不相逢·····	190

一 开 张 死 人

在瑰丽如虹的扬子江畔，有座名城，叫江口市。它有两条平行的大道纵贯全市，一条是沿着滚滚直泻的江水堤岸从西向东行的滨江大道；一条是沿着北起北平南至广州的铁道而行的沿铁大道。横穿在两条道之间的许多马路按当地名胜取名，而纵横交错在各条马路中的里巷则不计其数。由于水、铁两运方便，此城通衢九省，历史上是兵家争逐之地。随着生产的发展，它成了近代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。自清末以来，许多有眼光的富商大贾在这里相继开了店铺、商行。随后又出现了外国领事馆、洋行及租界，一幢幢摩天洋楼就竖在两条大道上，这些建筑物明显地标志着这座城市的半殖民地风貌。芦沟桥事变后，江口市被战火袭击得残破不全。直到抗日胜利后，那些拥有大工厂的企业主，大商铺的阔老们纷纷从后方涌回，在此重开经济竞争的战场，江口市的工商业才又发展起来。

一九四七年孟秋，由本地一帮富商联股，并吸收了一批名流股份的一家银行开张。银行宝号，取名兴丰。该行房屋座落在江口市最繁华地段——汉江路口，七层耸天大楼气势

宏伟，碎金麻石的墙面，门口一个十米长五米宽的椭圆形雨篷，由四根两人抱不住的麻石大柱支撑着，门楣及沿街的花格铜窗棂上装饰着百花彩色灯泡。“万”字头的鞭炮，用粗竹竿缠了丈余长斜靠在石柱上，一条大红地毯从大厅铺到门阶，门两旁排满了身着鹅黄白边青年服的乐队。马路两边看热闹的人如山似海。

上午十点，从里面走出了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男子，只见他生着一副白净的面孔，梳着油光的西装头，在海南春绸长衫的右襟上别着一朵玫瑰红酒银的绢花。此人不单是一名行员，还是陈协理五姨太梅碧云的兄弟，名叫梅云华。梅云华曾是大舞台的三路花旦，近年来因其姊成了陈协理的宠妾，他也脱去了舞台绣衣，换上了长衫、西服，跟着姐夫鞍前马后，混杂在工商界里。比起那些以烟酒为伴的工商界朋友们来，他的条件优越得多，他有副好嗓子，因此，由他担任今天的前司仪后知宾。当他走到乐队旁站定位置后，即放开他明亮中带尖的嗓子叫了声：“鸣炮，奏乐！”一时间“劈哩啪啦冲”响彻了整条汉江路，压盖了来往车马的鸣叫声。一辆辆各色的小轿车，家备黄包车，顺序歇在了银行大门的两边。应邀前来的有大腹便便的大亨，有尖嘴猴腮的阔佬，以及军政界的显贵。有的胳膊上还挟着个娇美的女郎。只见这些人身上的绫罗绸缎、金银珠宝闪闪发光，好似一条彩龙，缓缓进入了银行大门。站在大门口的梅花旦的尖嗓子阵阵喊道：章参议长到！柴司令到！振兴纱厂彭董事长到！韦旅长到！源华钱庄总管事王竞翁到……

这些来宾当由一名行员带路，踩着红毡，绕过营业大厅，鱼贯地来到二楼宴客厅。厅门口站着董事长兼总经理华

槐卿的内弟——襄理黎锦堂，在那里殷勤地接待着客人。他年约二十五六，为人精明干练，是名牌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又在华槐卿身边熏陶了几年，是华董事长的得力助手。

今天他穿的是一套米色西服，系了一条大红绣金领带，西服小袋上也别上了一朵喜庆花，显得雍容华贵。他把来客依照等级和关系恰当地安排到适合的位置上坐下，每个几桌上都摆有烟筒果盘。当客人们坐定以后，白衣侍者用托盘送出咖啡、可可、红茶、绿茶等饮料，任客选用。宾主之间竞相寒暄，久仰、久违之声不断，有的侧耳细语，有的握手如仪。江口市工商界、军政界的头面人物皆在此聚集一堂。他们都是由后方胜利归来的非等闲之辈，准备在江口市打开自己的天地，故此借兴丰开张之机，各人找目标拉扯关系，在表面上显得亲密友好的后面，却各藏着一把利刃，都恨不得俟机割对方的肉，用来肥自己的体。忽听一声：“林四少爷到！”厅内的喧闹声顿时戛然而止。

有一瘦小老头小声地问站在身旁的肥高个子：“来的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嘿！鼎鼎大名的林八太你都不知道，这是她的四少爷！”

“哦！林八太是这里股东吗？”

“是与不是倒不打紧，只要林府来人，就是我们华槐翁天大的面子。”

“说不定今天我们有幸瞻仰瞻仰她的风采。”

“你阁下也真是……你也不想一想，这么有钱有地位的人会随便露面吗？对林八太其人我们都只是听说，并不曾见过。”

“今天这样的场面，她儿子能当得了家吗？”

“那就看他今天亮的是什么牌了……”

霎那间，大家七嘴八舌，有问有答地正细语着，刚静寂下来的大厅，又重新叽叽喳喳起来。这时，客人已走近厅门，宾主们一见，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。只见这位林四少爷二十左右年纪，长得白胖红润，显得有点过早发福，一套奶白色西服穿在身上十分得体，颈上系着一条葱绿色银龙领带，领带上压着一只赤金的美人鱼别针，鱼鳞是由一颗颗小钻片镶嵌而成。脚蹬黑白相间的胡椒眼尖头皮鞋，踩在红毡上分外耀眼。光是林四少爷这一身打扮已是不凡，岂知后面还有两个身穿浅灰西服的青年随从，更显得气度非同一般。四少爷进得厅来，对着众人颌首一笑，算是打过了招呼。一个随从在皮包里拿出了一张猩红底色烫金花边的名片，送到四少爷的手里，四少爷接过后，又递到了由小厅出来迎接自己的华槐卿董事长手里。顿时，客厅里又是一阵唏嘘议论之声。不知内情的人惊羡的是他那白嫩丰润的无名指上，带着一颗镶有莲米大的钻戒。这枚钻戒大得少见，从光泽上可以断定系上等珍品，在座的太太小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，生怕从自己眼中滑掉；知内情的人惊讶的是他递出的这张印有林八太芳名的名片竟是红的。据说林八太名片的颜色在用法上颇有讲究，猩红、鹅黄、粉绿、浅紫、纯白五种颜色，顺序表示所代表的权力大小。如白色名片只作一般应酬所用，唯有这红色名片则意味着持名片的人是林八太的全权代表。故此主人及来宾们对林四少爷自然又崇敬一层。除了主人的殷勤问候外，跟着上来问候的有市参议长章嵩海、警备司令柴重大、商界巨头程林甫、纱厂董事长彭雨农等，那些地位稍次些的，很知趣的在一旁赔着笑脸。

在黎襄理的示意下，梅花旦一声高叫：“来宾入席！”听见叫喊，各席知宾忙起身邀请本席招待的对象安席。林四少爷理所当然的同章嵩海参议长，柴重大司令，程、彭工商巨头同席，由华槐卿作陪。华董事长是这里的主中之主，他四十左右年纪，微瘦稍长的身材，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炯炯有神。他出身工商世家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有能耐的企业家。

酒过一巡后，林四少爷站起来举杯说道：“诸位世伯幸会，晚辈数年来海外求学，刚刚回国不久，今日家母命我前来祝贺兴丰大庆，实是初出茅庐，不周之处，请诸位世伯指教。在这里我借花献佛，先敬诸位一杯！”席上个个站起，一边举杯，一边忙不迭地：“不敢！不敢！世兄从世界名城饱学归来，见多识广，如此过谦，我等敬领敬领！”说罢一起举杯亮底，跟着华槐卿亲自把盏给林四少爷敬酒说：“世兄光临，敝行蓬荜生辉，少不得要仰赖贵府大力，兴我行陶朱之业，请！”

林四少爷把眼睛向席上一扫，然后落到华槐卿脸上说：“这次晚辈来此，家母命我特禀：承世伯不弃，愿倾微薄，望兴丰能成为江口金融界之砥柱，实乃同仁之福，晚辈之幸也。”说完举杯一饮而尽。

林四少爷此话一出，在座人等顿时活跃起来。谁都知道林八太的猩红名片，可不是轻易就会亮出来的，现在又有了林四少爷的这几句话，不愁兴丰不成大器，因而个个脸上笑得绽开了花。

华槐卿更是兴奋，连忙说：“林八太厚意，槐卿不胜感激，又难得世兄如此豪爽，真乃三生有幸。来！为我们的通力合作，全体贵宾、本行同仁请同干一杯。”

大伙对林四少爷，如众星捧月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讲不尽的奉承，拉不完的近乎，林四少爷面前晃的是笑脸，听的是好话，喝的是美酒，吃的是佳肴，不觉头晃脑摇，眼球发白，舌头发硬，逐渐逐渐支持不住，看着，看着，脸色由红而白，由白而青，华总经理马上吩咐侍者端来醒酒汤，林四少爷接过后，勉强喝了一口，就听“叭嗒”一声，瓷碗落地，人往桌下一滑，他身后两个随从拉都拉不及，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顿时宴会厅哗然，人们纷纷往这里涌来，老于世故的华总经理，也失去了平日的风采，一张脸苍白得比林四少爷好不了多少。这时兴丰所有头面人物：李经理贤亭、黎襄理锦堂、陈协理云安皆围在林四少爷身边，不断吩咐人送热毛巾、灌桔子水，一时里，众人乱成一团。种种忙乱皆不见效，又分派人前去同济医院请来内科主任周济仁，大家的忙乱才慢慢停了下来。

这位周济仁医师，医术高超有名，富贵人家差不多都求医于他，他也是林府的保健顾问，理应对林四少爷的身体有所了解。自他进厅后，兴丰成员如见救星，一个个的眼睛都随着周济仁的动作转，心里巴不得周医师一听一诊，林四少爷随即醒了过来，还一个仍然白胖红润的少爷回去。哪晓得周医师听了心脏，看了眼神，号了脉搏，慢慢站起来，并不言语，他挽起华槐卿的手臂，直向内厅走去，宴席厅里男女老少，面面相觑，始感不妙。少时，华槐卿出来，果然脸色更加难看，用手势向大家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，郑重凄凉地向大家开了口：“敝行今日开张大庆，蒙各位贵宾及同行抬举，兄弟代表全体同仁感谢之至。”说到此停了一下，吸了一口气，声调如同致悼词一般，接着说：“特别是林四少

爷，身体不爽，还亲自前来祝贺，实为敝行增辉。然林世兄竟不胜应酬之劳，在酒席筵中骤然与诸位告别，这是诸位亲眼所见，回头拜上林八太那里，还望诸位代兄弟如实说上几句。我们现在就准备送林四少爷回府。”

这句话刚一完，那两个随从，一扫谦卑之气，高喊一声：“慢！华董事长，这话说到哪里去了，我们四少爷是活脱脱地来的，入了贵行的席，一会僵死在席面上，这也是诸位所见，华董事长这是怎么说？”

在座的人听了，感到事态严重，两方面都不好得罪。尤其是这神秘莫测的林八太，据说她来头不小。有的说她是某大军阀的遗孀，有的说她是某巨商的八姨太，有一笔极为可观的财产；有的说她是侨商阔佬的大夫人，留在国内经营产业的。众说不一。林八太这个八字，不知是其夫的八姨太，还是其夫的排行，谁也说不确切。反正她在军、政界都有关系，好多银行、钱庄有她的存款，大厂商行有她的股份，这次兴丰银行好容易请来了猩红名片的代表——林四少爷，目的还不是多开一条财路？谁知却惹下了大祸。所以当林府随从把此话一说，谁个敢多嘴？都托词纷纷离去。这时，黎锦堂抢出一步，留下了章参议长和柴司令。

章嵩海年纪五十有余，身高人瘦背微驼，长长的寡脸长了两条线样的眼睛，窄而长的鼻子下面横着一张薄而瘪的嘴巴，这个五官就象一位省墨的画家画了两横一直。他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，在军政两界混事多年，现在已是个有资历的政客。作为江口市的参议长，算得是巨头一个，何况其人善谋巧辩，其他头目在他面前还不敢恣意轻慢。这次兴丰是把他作为重要股东特邀进来，实际上他分文未出，年终按指

定股份分红，白拿红利。兴丰这样做的目的，是请他当个门神，权充秦叔宝之职，抵挡各方妖魔。

另一个门神尉迟恭，当然请的是江口市警备司令柴重大，二位门神待遇一样。

这一文一武两个门神，真亏华槐卿设计得周到。现在出了人命大案，自必要请神除邪了。

当黎锦堂把两位巨头领进内厅坐定之后，华槐卿立即闪身进厅，把软靠椅朝章、柴面前一拖，面对两位，双手一揖，苦笑着开了口：“敝行遭此奇祸，还望两位看在多年的交情上，为小弟拿个主意才好。”

黎锦堂等姐夫的话一落地，也忙开口帮腔：“章议长是政界元老，德高望重，柴司令乃抗战英雄，国之栋梁。万望二位前辈援手相救，华总和敝行同仁没齿不忘。”

章嵩海手拄拐杖，呵呵一笑：“小黎子，就你会说话，你姐夫和我还分什么彼此，就是老朽不行，还有柴司令是江口市擎天一柱，为人又义气，哪能不相帮呢？只是对方不是一个好打交道的，如何妥善解决，还需从长计议。”

华槐卿一双眼睛由章嵩海脸上又移到柴重大脸上。柴重大吐了一口烟说：“章参议长是有见识的，华翁也是闯世面的人，兄弟不才，是个粗人，没有孔明之计，只有关公的大刀，砍头见血，不跟女流之辈拖泥带水，有什么招数，叫他们来，不过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章嵩海微笑不语。

华、黎两人想到章嵩海是兴丰银行最大冤子的股东，满以为他会为兴丰的祸事出谋划策，化险为夷，使事业顺利开展，不想他却先行却步。而柴重大虽满口义愤之词，却并无

具体办法，他若真下力当然是股力量，但总不如老谋深算的章老稳妥，两人心里开始有点不安。四人对坐，一时无语，还是章嵩海先开了口：“二位不能陷在此一事件中，兴丰还有许多事要你们出面张罗，这件事待老朽找个人探路如何？”

在座的三个一起说：“章议长，有何妙法说出来，我们洗耳恭听。”章嵩海正要说话时，忽然门外梅云华小声招呼：“黎襄理电话！”

银行开业，经理们的电话频繁是自然的，小客厅议事是全行关注的，然而梅云华把电话追到此间来，就有些不平常了。黎锦堂并未起身，只是扬起头问道：“哪里的？”

“市警察局来的。”

华槐卿说：“来得好快。”作了个手势，示意黎锦堂去接电话。一会，黎锦堂回到座位上说：“警察局邵科长电话。”华槐卿忙问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：‘贵行开业这么大的事，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，又出了人命，林府报了案，我们不得不例行公事。得把贵行主事人请来局里，待结案后，再回来理事。先打一下招呼，等一会底下兄弟来了，不周到的地方，莫见怪。’”黎锦堂如实传达。

柴重大听后，把武装带松了松，面带嗔色地说：“他娘的，哪个角落的毛猴子也跳出来，待老子好好收拾他！”

章嵩海说：“莫看轻了这些地头蛇，还是用几个钱再说，如何？”

华槐卿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一个庙里光给如来佛敬香还不行，还得在韦陀菩萨面前点一支。”说完，回过头来向黎锦堂吩咐：“好吧！你快去内务帐上支一千元送去，先压一

下。”

黎锦堂整了整领带，就出去了。

章嵩海这才慢吞吞地开了口：“林四少爷我从前没见过，刚才死者在席上自我介绍是留洋回来的，既是林八太的儿子，此事不能小看。承蒙不弃，华翁把我二人留下来，既然共事，当然是同舟共济。然则人命关天，破财的事就说不得了。这也不是个人的事，当然从行里帐上支出，问题还在于用钱还得找个正路子用到刀刃上。”

柴重大抢着说：“章老！谁不知道你那漂亮的秘书花丽君小姐是林八太的干女儿，叫她去交涉，干脆一句话，要多少，了结算了，好各自发财。哪有这巧的事，家里好端端的偏偏跑到这里来寻死？！”

这位花丽君，她是江口市上层社会中的一个。这位小姐原出身富豪，在鸳鸯蝴蝶派大学里混文凭，打扮得妖艳风流，在该校荣获校花桂冠数年不衰。后来家遭变故，破产人亡，这位小姐并不恐慌，早就有那些花花公子的男同学竞献殷勤，她花钱不愁，后渐至他们的父辈。为了腰包不空，她少不得要在这群人中周旋得当，因此锻炼成了一个手段多端的交际花。现在正混到道貌岸然的章嵩海身边当秘书，他俩的暧昧关系社会上早已有所传闻，刚才柴重大一提起花丽君来，章嵩海的脸上就显得很不自在。后听到提出死得巧的问题，这才接口说：“两位要提这个问题，那就要有根有据。提到打官司，对方是上至南京，下至保甲长，哪里没有人？官司打起来，不知拖到哪年哪月，林八太是有闲的人，华翁你可拖不起呀。再说光是找根据恐怕就要花一定的财力人力，这件事华翁你可要拿定主意呀！”

华槐卿听了，连忙说：“章老所虑极是，这个问题我何曾没有想到，刚才周济仁跟我讲，在林四少爷身上找不到任何中毒或心脏有毛病的迹象，这是他遇到暴死的千百例中，没见过的怪现象，这到哪里去找根据呢？要说打官司，只能是捅马蜂窝，更加不好收拾。我看还是劳花小姐的驾，先去探听一下口气，尸体先移殡仪馆再说，各报馆，警察局、法院，锦堂已派人去安排了。”

章嵩海说：“花小姐去一趟倒是要得，只要对方口气缓和一些，我看需得华太太亲自登门向林八太慰问才是。华翁是明白人，这种事要看对象出手。据我所知，林八太很喜欢奇珍异宝，太太们之间送点这种东西比较合适，那时一了百了，岂不是好？华翁，你看呢？”

华槐卿的太太黎锦秀是黎锦堂的亲姐姐，出身大家闺秀，自幼有家庭教师教习，四书五经，二十四史，无一不晓。她旧学根底很厚，练得一手好字，谈起学问来，那是数一数二的人物，要她到社会上与三教九流的人相应酬，就不行了。但事已至此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听华槐卿面有难色地说：“内人在这方面不济事，要去也是以后的事。我看，还是先起花小姐的驾吧，事成之后，花小姐那里我另有谢意。”

柴重大听到要花丽君从中联系，兴趣极大，连忙说：“花小姐那里，华翁不必挂心，我负责联系就是了，有了信我会及时告知你。”

章嵩海皱皱眉又说：“刚才所说是一方面。可林府经常出面办交涉的人一向是汪贻培，他是林八太的大女婿，林八太的内政外交一律都是由他出面办理。这个人素来为人奸

狡，我们对他不可轻慢。”

华槐卿苦笑着说：“我真有点急糊涂了，除了走内线，汪貽培还是半个拍板人，这件事还得劳驾章议长，出面周旋周旋。”

章嵩海口里并不推辞，只说：“明天市府有个会，不知能否脱身，反正这件事老朽跑腿就是。”

眼看时间已经不早，大家还要忙着分头办事，三人商议之事，只能暂时告一段落。

华槐卿除了这事之外，还有许多事要应酬，他下楼路经营业厅时，见柜外挤满了存款的人，心中自是喜欢不已。正要跨进车门时，忽然想到了一件事，便返身回到行里，把李经理找来，嘱他千万警告全行职工，对席上死人的事不要声张，谁说出去谁负责。并安排李经理暂行总管银行业务大权，无重大事不找他。说完这些才上车离去。

晚上，黎锦堂气喘吁吁地来到华公馆，径直走进华总经理的卧房，正好华总经理夫妻俩在谈论四少爷之死的事，见到了锦堂，忙问他警察局方面的情况。

黎锦堂往沙发上一倒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他们胃口大得很，说一千元只够弟兄们喝茶，还说上边长字号的人嘴唇都未打湿！几个报馆里也塞了钱，今天算是外界未见动静，明天却不知怎样发展。林府的情况怎样？”

华槐卿告诉黎锦堂说：“柴司令已来电话，说花小姐已去林府。林八太因儿子死得不明不白，已病倒在床上不能会客，这明明是下了逐客令。”停了一会，又说，“明日我去章议长哪里听信，你再支千把元去警察局说说好话，告诉他们事毕之后，自然有孝敬上门。锦堂，警察局的这条线就托

付给你了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华槐卿刚从章议长那里回银行来，便见行门前排起了长蛇阵，马路上也站了许多人，挤得连汽车都开不过来，便只好吩咐司机将车停在后门里弄口，然后从后门走进了经理室。进室一看，见李经理对着面前的三四个电话，左放右拿，轮换着喊话。见了华槐卿只是用眼睛示意请他坐下，手里却并不放下听筒。华槐卿坐在沙发上听清了是在调头寸，心里就已明白了几分。李经理打完电话，从长袍袖里掏出一条手帕揩了揩汗，才说：“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，存户得知兴丰开张出了人命，要吃官司，钱存在这里靠不住，纷纷跑来取款。你看那柜外里三层外三层的人，都是听了风声来取款的。就连昨日入帐的大户，今天也派人来取款，使人无法招呼，我只有调头寸，应付门口。咸丰庄、大安庄都是空架子，一分钱也调不到了，还是章议长面子大，总算在市政府银行里调进了两万元，看这架势明天如果继续提款，还需三万元才能应付得了。刚才我打电话找我岳父，可他却为进纱的事情，到外地去；我舅兄听了电话还没回信，即使同意了，这远水不能救近火，我看也是枉然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华总经理心想，李经理是振兴纱厂董事长彭雨农的女婿，要是彭出面帮忙，事情当然好办，只是几万元的款子不是一下子就能用现金提进来得了的。便要李贤亨宣布：“因取款人多，今天时间不够，只能一部分人取款，其余取款者明日请早。”在把人放进一半后，华总经理立即要人拉上铁门，又嘱咐柜上的经办人员，手续尽量办得慢一点，拖到下班时间完事。这个办法固然可缓燃眉之急，下一步又怎么办呢？

随即，华槐卿召开了高级职员会议，把情况向大家作了